

一袋鱼面寄牵挂

□南京 明前茶

急诊护士小杨这几天忙得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她康复不久,还在咳嗽期,嗓子嘶哑,护士长本来安排她再休息两天,但看到群里的夜班同事一晚上护理了190名病人,累得走路都撑着腰蹒跚来去,小杨再也坐不住了,她一大早就回去顶班,一进人声鼎沸的急诊,一分钟内就被病人和家属团团包围……

交班时,小杨的两层口罩都被汗湿了,手指在手套里面被汗水泡得皱巴巴的,头发湿得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食堂送来的饭早已变凉了。她正走向宿舍,准备用微波炉热饭,老妈的视频电话来了,小杨这两天发声艰难,每次都是掐掉了视频电话,假装在忙,过十分钟再回微信给妈妈。但这一次掐掉视频电话后,妈妈心有灵犀地在微信上问:“是不是嗓子哑了、形象狼狈,不想给妈妈看见呀?”见女儿只发了个做鬼脸的表情包,妈妈又说:“知道你这会儿没几分子力气照顾自己,我已经赶着做了一大袋鱼面,快递给你了。鱼面已经在盘子上烘熟烘干,你像方便面一样煮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吃了。还给你快递了几瓶刚熬好的西红柿酱,加在面汤里,就营养齐全。”

妈妈把鱼面的图片发给小杨看,小杨含泪点头。这是她家乡的特产,做起来相当费工费事。

做鱼面需要准备上好的番薯

粉,妈妈还要到刚刚入港的渔船上买那种出水鲜的鲩鱼,才能顺利刮下鲜甜白暂的鱼肉来。鲩鱼一买就是二十斤,用竹筐挑回家后,马上去掉鱼的头尾和脊椎骨,将两大片厚实的鱼肉清洗干净,用片刀逆着鱼刺,嚓嚓地刮下鱼肉来。刮下的一大盆鱼肉,打入三个草鸡蛋,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搅拌20分钟,直到鱼肉微微起胶,随后,轮到另一个主角番薯淀粉登场了。薯类淀粉看上去没有澄粉、玉米淀粉那么细腻,颗粒粗,便于吸收鱼肉中的水分。

小杨记得她小时候,曾无数次围观妈妈打鱼面,她英姿飒爽,像奋力击鼓的梁红玉一样,一站就是一整天。一把番薯淀粉像天公撒雪一样撒满案台,一团鱼肉约拳头大,“当”的一声砸在正中央,鱼肉上方也撒上一大把番薯淀粉,紧接着,妈妈用木杖乒乒乓乓敲击鱼肉,如同开启一场擂鼓表演,这可不是乱捶打,而是像厨师敲松大排纤维一样,每隔一公分敲一下,细细密密,敲下去的印痕得像交织的渔网一样。经过敲击,番薯淀粉均匀嵌入,让鱼肉泥的黏稠度更高,同时获得惊人的延展性。转动这张鱼饼,不时撒上一小把番薯淀粉,确保寸寸受力,分分均整,经过20分钟敲打,一张米白色的纤薄鱼饼做成了,它直径超过渔村最大的喜庆鼓面,对着太阳看,这张鱼饼如

同上好的手工纸一样绵密柔韧,半透明。

妈妈敲打,爸爸也敲打,两个人就像在河里接力洗衣的浣纱女一样,敲打一整天,最多能做出50张鱼饼,还要连夜在鏊子上烘烤,蒸发水分,便于保存。微火烘熟的鱼饼,卷起来,切成一公分宽的条,就是鱼面了。

小杨第二天回到宿舍时,鱼面已被快递小哥送到了。开水下锅,烫三分钟,加一勺西红柿酱,再打上一勺蛋花,煮熟后晶莹剔透,爽滑柔韧,番薯藏而不露,却满含鱼肉的鲜美,什么都不用放,加一点蚝油,就能激发鲜甜。此时此刻,小杨的耳畔似乎响起了响彻整个海岛的敲击声,那是妈妈、婶婶、奶奶们的敲击,爸爸和伯伯们也加入了进来,低飞的海鸟们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均匀的、浩大的敲击声,它们是牵挂的交响乐,是发自肺腑的祈祷子孙安好的奏鸣曲。鱼面很少出售,海岛上的快递员们,骑车路过那些响彻敲击声的院落时,都会对着院门喊一声:“要寄给你家孩子不?啥时候做完了,微信我。”

在离海岛两百公里之外,急诊护士小杨吃下一大碗连汤带水的鱼面,出了一身薄薄的细汗。当晚,她梦见自己盛装打扮,在自家的篝火晚会上高歌一曲,她的嗓音恢复了,比百灵鸟还要漂亮。

风味清绝是荸荠

□无锡 陆锋

朋友咳嗽久不愈,我建议他用荸荠和甘蔗煮水:“你听我的,生荸荠脆甜,和甘蔗一起煮水,是冬天止咳润肺的良方。我冬天咳嗽的时候我妈都给我喝这个,喝几回就好了。”朋友是北方人,一脸茫然问我:“荸荠是什么?”我找来图片给朋友看,朋友哈哈一笑,道:“我们这儿管它叫马蹄。”这也算是南北方文化的差异吧。

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写荸荠,“一边听瓦钵里荸荠咕嘟咕嘟地响,一边剥热荸荠吃,幸福又温暖。”在干燥咳嗽的冬天,这份独一无二清甜着实让人难忘。好在荸荠在江南算是寻常物,菜场里有它带着泥的新鲜身影,水果店里也摆着一盒盒削了皮的雪白的荸荠果肉,有了念想,不愁没处买。只是,挖荸荠是我儿时冬日难得觉得有趣的事儿,如今竟然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挖荸荠,心里不免滋生了一点

遗憾,也只能在菜场买一袋子带着泥的荸荠,闻着那泥味儿在回忆里翻找那些冬日里甜滋滋的碎片。

说起挖荸荠,汪曾祺先生是写过的:秋天过去了,地净场光,荸荠的叶子枯了……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哗啦啦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

这字字句句活脱脱就是我当年挖荸荠时的模样啊!

孩童似乎是感觉不到冷的。当年的寒冬腊月,我兴高采烈地光着脚丫子在烂泥里一顿乱踩,踩到了硬邦邦的就伸手去摸,一摸一个准。摸高兴了,也等不及清洗,也来不及削皮,将荸荠在衣服上擦了擦就往嘴里塞,一口脆,随着汁液下咽,蛰伏在身体里嘶吼的火瞬间平

顺了。现如今,买回来的荸荠我得洗得干干净净,而后又去了皮才能入口。虽然还是白嫩清灵水分足,但我总觉得差了点什么,也许少了连皮带泥的那点生涩对比,便少了一些田野自然之气吧!

一口气将一袋子荸荠都去了皮,想着得赶紧吃,不然放久了,它会像削皮后忘记吃的苹果一样发黄。想了想,我决定拿荸荠做几个简单的菜:拔丝荸荠、荸荠圆子汤、冬笋荸荠、荸荠鸡丁。几道菜,汤汤水水甜甜咸咸不拘,看着颜色鲜艳好看,且这些加了荸荠的菜,比平日寻常的做法爽脆了许多,不算难吃。只是,和生吃荸荠相比,总是少了几分荸荠天生的水润清新。

过了几日,朋友说咳嗽好了。我笑嘻嘻地说:“寒冬荸荠清甜,可以舒缓肠道,消除内热。”

冬寒,吃一点荸荠吧,心生清甜!

里虽然不善言辞,却总是能默默记得外婆最爱的品种。每逢过年,他都会搬回来几大盆蝴蝶兰送给外婆。蝴蝶兰盛放的姿态与翩翩起舞的蝴蝶神似,就连多彩、明快的颜色也如同蝴蝶一样,娇俏又艳丽。

外婆每每见了这些蝴蝶兰,便是满心欢喜,顾不得腿脚不便也要急急忙忙都将它们摆放好。七彩斑斓的蝴蝶兰就这样堆满了客厅的小角落,看着便觉得热闹非凡。

家里过年还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一定要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摆放几盆水仙花。每年刚刚过完元旦,母亲就会带我去逛花市,仔细地挑选那些如同洋葱般的水仙球茎,一股脑儿买上十几个回家。

在外婆的侍弄和养护下,没过几天,前天还是成片绿叶的水仙,一准儿会在新年里陆续开放。水仙花幽香清远、素雅动人。凭借着能盛放半月有余的花期,常常到正月十五都还饱满绽放。水仙花开,带来了一室的娇美与雅洁,也预示着新年伊始的好兆头。

外婆养花,凭借的就是能沉静下来,耐心摸索每种花习性的耐心。外婆爱花,家里一年又一年花开不断,这其中又凝聚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用心。我们一家人对于“爱”的表达各不相同,但不变的是彼此互相惦记和牵挂的心。在花香芬芳里迎接新年,新的一年也注定会如同花朵一样灿烂、明媚。

战斗

□重庆 元末

在抗原试剂盒T线隐隐变红的那一刻,我竟长长地舒了口气,近一个月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随之结束了。

从12月初第一个同事“阳了”开始,单位例行核酸检测的每周一三五便成了宣判日。发现收到的是绿色阴性结果,便觉得自己又可以侥幸多“活”两天,尽管收到白色弹窗(阳性)的同事其实只是回家隔离休息去了。

“消失的员工”连续上演了两周之后,领导终于决定叫停核酸检测。虽然再不用隔天一次面对宣判,但也并没有让我轻松多少。从每天早上严严实实戴着N95口罩离开家门起,我便全身心投入到与看不见却似乎无处不在的奥密戎的紧张防卫战中。每次等电梯的时候,我都会祈祷里面不要有人,生怕与陌生人在轿厢里共同度过哪怕短短20秒钟。而那时候出门的人也确实越来越少,即便在上班高峰期我也经常可以如愿以偿。但到了单位我知道就不会这么幸运了,所以选择爬6层楼梯到办公室。

当我气喘吁吁爬上6楼后,也不敢摘下口罩稍微透口气,而是立刻到厕所严格按照“七步洗手法”一丝不苟地用肥皂洗一遍手,而从离开家到此时为止,我唯一接触过的东西仅仅是自己的方向盘而已,——按电梯的时候我必然是用纸巾垫着手指的。接下来就是用酒精对桌子、椅子、鼠标、键盘、手机、钥匙进行一通全覆盖消毒,擦拭干净之后才坐下来开始办公。

整个上班的过程除了吃午饭,口罩是绝对不会摘下的。至于喝水,已经被视为一个多余的不安全

母亲的四次流泪

□苏州 徐建平

我的母亲是一个外表温柔,内心十分强大的人。她当初嫁给我父亲,从一个城镇工人变成了农民,从此以种田为业。婚后生下我们兄妹四人,生活的种种困难常常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母亲身患肺结核疾病,每年春天枯草返青时就会发病,但母亲从来都很乐观,不因病痛而流泪。

然而,母亲终还是流过泪的。我的记忆里留有她四次痛哭的情景。第一次,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见母亲蹲在家门前嚎啕大哭,她的脚下躺着六七只死了的鸭子。原来是我家养在门前小河里的鸭子,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了。那几只鸭子母亲十分看重,生下的蛋舍不得吃,拿出去换钱,贴补家用。可村里的民兵营长硬是把它们打死了,母亲的伤心可以想象。

第二次是在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某一天。我的舅舅过世了,他患的是直肠癌。先前治疗过一段,恢复得蛮好了,但因为家里有四个孩子,负担太重,身体稍好一点,他又去装卸站干苦活了,结果导致复

动作被我们不约而同地摒弃掉了。同事之间上班时间到处串门聊天的现象已自动禁绝,大家都极有默契地非必要不到其他办公室。如果碰到非要亲临现场的情况,比如盖章、领文具之类,也会很自觉地彼此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进行交流,实现无接触式物品传递。每天在高度戒备中度过的这8小时实在太漫长煎熬。大半个月过去,几乎每个办公室都有“消失”的同事,有的甚至是成建制地“团灭”。而我们办公室4个人却始终整整齐齐,每日按时到岗。“你们还真是坚挺啊!”“坚挺”二字虽略带戏谑,却也是旁人的由衷羡慕和赞叹,但在我们则是难以言说的苦撑——症状的幻觉已经开始了对我们的折磨。

最开始是感觉嗓子发干发痒发疼,到了下午便总觉得头疼头晕,额头和脸也会不自觉发烫。这时候我们就会拿出体温枪自测,有一天我竟测出额温37.8℃,吓得同事赶紧叫我回家。可是回到家摘了口罩很快又自觉体温正常了,用水银温度计一测36.7℃。不放心又自测抗原,也是一道杠。第二天起来再次测了体温和抗原,仍然一切正常,于是又出门上班了。经过我的这次“诈阳”事件,“坚挺”二字更加牢不可破地挂在了我们办公室的门上。

所以,当我以“两道杠”成为“先驱者”后,“坚挺”的荣誉牌也如释重负般卸了下来。尽管此刻,我的身体正在与真正的症状和病毒做痛苦的抗争,但与之前面对虚空和幻觉的自我防卫不同,这是一场切实的战斗,一场终将过去也终会结束的战斗。

花香芬芳迎新年

□上海 徐雨昕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是极爱花的。一回到家里,无论是哪个房间、哪个角落,也无论四季如何变换,家里总是花香不断。每到新年临近,外婆养花的种类就变得更多了起来,养在家中的仿佛置身花海一般,年味十足。

外婆养的蟹爪兰长势极好。一株一株如同小仙人掌一样,通体墨绿,不开花的时候也很具有观赏性。蟹爪兰的花十分艳丽,却并非人人都能轻易养得好。要想花开不断,掌握好光照和土壤便是其中的秘诀。每逢正月,家里不同品种的蟹爪兰都在外婆的精心照料下,齐齐盛放,鲜艳、热烈。

父亲知道外婆爱花如命,平日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929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